

追懷黃季陸老師

許智偉

(本文插圖刊第41、42頁)

不失赤子心的長者

雖然早已多次恭聆過黃季陸部長的演講，而且也旁聽過他在臺大所教授的三民主義，但是直到有一位實驗班的學生，在個別諮商時告訴我，他最近所交的一位「老」朋友，竟是剛做過內政部長的黃季陸先生，而且約好每週見面一次，擺一次龍門陣時，却不免使我大吃一驚。對這位有資格講「國父與我」的革命元老，竟然爲了接近青年、保持心理的年輕，而跟一個初中學生交朋友朋友來了，不禁使我對他在崇敬中增加了幾分好奇，希望有朝一日亦能結識這一位不失赤子心的長者。

過了不久，黃季老轉任教育部長，並且立即提出了「儲才國外」及「留學歐洲」的看法，雖然當時引起了不少爭議，但二十年後再回顧此事時，却不能不欽佩季老的高瞻遠矚。不管如何，有一個留學政策總比沒有政策的留學要好。當時，我受到了恩師楊玉宏教授的影響，緊記着蔡元培先生的名言：「不留學則已，留學則非留學德國不可。」而成爲黃部長留學歐洲政策的忠實擁

護者，於民國五十年考取臺灣特教基金公費，而於五十一年啓程赴德。但是直到我出國，仍然只有機會聽他演講，而沒有機會向他個別請示。

可敬又可親的部長

民國五十一年我正在慕尼黑求學時，黃部長率團來維也納出席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經由傅維新兄的通知，要我們公費生趕到奧京集合，得以再度聽到季老幽默而親切的教誨。隨行的李熙謀校長接着說明，黃部長原來有意訪問德國，但因中德尚無邦交，政府派駐波昂的人員表示，無法安排適當節目而勸請放棄德國之行。

年少氣盛的我，聽後非常難過，一時衝動而接著說：「只要部長能抽得出時間到德國的文化首都慕尼黑來，我們一定會負責安排正式訪問節目。何況西德憲法規定，教育文化權屬於各邦，聯邦政府尚未設置教育部，第一大邦巴伐利亞的教育部長梅耶博士，爲著名法學教授，聲望正隆，才是會談的對象。」次日，我便趕返慕尼黑籌備歡迎事宜。當時同學會意見分歧，且標榜「中立」路線，幸經會長蘇映蒼、畫家田曼詩，以及

後來曾任僑選立委的陳沛泉及其兄弟沛濱等的幫助，據理力爭，說服大家，共同歡迎中華民國的教育部長。

當黃部長一行抵達慕尼黑機場時，我們陪同邦政府代表乘第一號禮車，直接自機艙接下了季老及隨員們，連同行李逕駛天主教招待所，事實上享受了外交禮遇。下午樞機主教公署酒會，當地大學校長及文教領袖均躬逢其盛；黃部長及梅耶部長講了話，且都希望加強中德兩國間的文化交流與學術合作。以後總部設在慕尼黑的哥德學院決定到臺北設立德國文化中心，與此不能說沒有關係。晚上，同學會在學生宿舍餐廳中舉行歡迎餐會，大家動手炒的大鍋菜，吃起來特別香甜；黃部長也豪興大發，飯後請大家到泰麗西亞草坪去喝十月節的啤酒。

由於這一次的盛會，不僅使同學們認識了我們的部長是如此的可敬又可親，並且亦感受到在復興基地的中華民國政府，是如何的勵精圖治、革新進步。因此，慕尼黑中國同學會放棄了他的中立立場，而成爲反共愛國的重鎮，以迄於今。

性情率真辦事執著

途中，季老曾提到參加維也納會議的感想說，我國僅有少數代表參加會議，而日本則將留學歐洲攻讀相關科目的研究生數十人都以觀察員名義來列席，不僅便於分別搜集資料，且亦易於結交各國英豪，並利於新人接替重任。以我國目前的情況，一旦人事更替，聯繫起來，便相當困難。所以他強調，以後要派留學生就近參加各種國際會議。當時，大家聽了都很有同感，可是誰也沒有把它當真。那知道，第二年夏天，聯合國文教組織在法國南部格蘭諾堡舉行第一屆世界青年領袖會議時，我突然接到了教育部派令，隨首席代表鄧次長傅楷先生去出席，同行的代表還有法國的李鍾桂同學和由英國轉往希臘的程家瑞同學，趙克明博士則隨團照顧我們。這一次的經驗，不僅見識了大型國際會議的場面，而且亦看到了不少場外的交易與幕後的鬭爭，更體認了我國在國際環境中的艱困，亦因此對在第一線作戰的外交鬥士們備致敬意。後來，聽楊叔葆恩師提到，黃部長當時作此一決定時，還在國內遭遇過不少反對，但他認為對的，還是把它貫徹了。季老性情的率真，辦事的執著，往往如此！

要我改口稱他老師

基於以上這一層淵源，我於五十八年返國服務以後，便不時抽空去拜候他，在那縣有「世界文化要迎頭趕上，中華民族要從根救起」對聯的客廳中，聽他老人家天南地北的高談闊論一番。

因為有一位在生活上指導我很多的恩師金擘教授，是季老在川大的學生，所以，我起初都稱呼他為：「太老師」，或者依習慣叫他為「部長」或「館長」。有一天，他却突然很認真地要我改稱他為「老師」，並勉勵我要以在德攻讀西洋思想史的基礎來好好鑽研國父思想。雖然自覺不配，却亦不能不本着「恭敬不如從命」的原則而改口了。

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德國慕尼黑黑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所長金德曼博士為籌開於次年十一月舉行的「第一屆歐洲孫逸仙學術研討會」而來臺爭取國內學術界的合作。第一個目標便是希望能請到黃老師擔任主講。他說：「季陸先生曾任國父秘書，親自追隨國父革命，為目前碩果僅存的三位曾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元老之一。」

「並且他曾任四川大學校長、臺灣大學教授、黨史會主委、曾兩度出版國父全集，講授國父思想，研究革命主義，更數十年來未曾間斷，為革命理論及近代史的權威學者。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季陸先生在內政部長任內實施土地改革，推行地方自治及倡導會議規範，在考選部長任內確立考用合一制度，在教育部長任內推行科技教育並且主張留學歐洲，具有豐富的實踐三民主義之經驗。如果能爭取到季陸先生與會，就已經是會議的成功。因為他是國父思想的證人，他的一生也是國民革命的歷史！」所以他要我運用各種關係來敦請季老。但是老師已經高齡八十，且血糖過高，醫生勸阻遠行。

應邀訪歐師母隨行

教育部朱部長蔣森先生還曾在一次午宴席上，半開玩笑地對我說：「如果季老真要去歐洲開會，那你肯不肯當副官，隨行照顧季老的生活？」我立即恭敬地回答說：「師長有事，弟子服其勞，愚雖不敏，但一定會忠心地侍候季老。」就這樣一言決定。但退出來後和李雲漢等兄商量了半天，却覺得仍要勸黃師母同行為妥，因為老師的飲食起居，平日由師母照顧得無微不至，而且也只有師母的話，老師最肯聽。經過大家的力勸，師母也欣然就途。登機以後，老師才透露了心聲，原來他早就想要師母同行，因為來臺以還，每次出國都有要公，未便邀師母同行，早就想有機會陪師母欣賞一下歐洲的藝術文化。他倆伉儷情深，老而彌篤的情形，實在令人羨慕。因為有師母照顧老師的生活，我這做副官的，一路上便非常輕鬆，只有負責聯絡及提行李而已，相反的，藉此機會聽了不少掌故，獲得無數指點，比到牛津去進修，得益還要良多。

德航機上首聞國語

途經曼谷時，有二三十位經國際紅十字會運送西德寄養的越南難童登機。依照國際航協規定，必須向所有乘客說明空中安全規則，但這羣小朋友既不懂英文和法文，更不懂德文，屢次徵求，全艙也無人會說越文，弄得德航的空中小姐束手無策。正當其時，黃師母將幾張風景明信片送給鄰座難童，而引起了其他孩子們的興趣，紛

紛來索，而且居然都能用國語說謝謝。有一位年紀較大的，還過來詢問是否有飯吃，要不要付飯錢。空中小姐看到這種情形，立刻問我們是否用越文交談，得知是用中文，且大多數難童聽得懂國語時，馬上表示，在英文和德文報告以後，希望我們能再用國語報告。在師母的慫恿下，我只好扮一次空中少爺，老師却頻頻說，「這恐怕是德航機上第一次用國語報告，硬是要得」。接着又感慨地指出，由這一個例子可見，所謂越南難胞，其實都是華僑，中南半島的烽火，受苦最多的仍然是黃帝子孫。國父孫中山先生與蔣介石積極援助潘佩珠等越南國民革命運動，的確有遠知先見。

傳播三民主義理想

抵薩爾茲堡時，空中正飄着雪花，師母好久沒有看到雪景，非常興奮，又見劉岱師兄遠自美國來會，金德曼夫人等齊集機場相迎，老師穿上了由廣州帶到臺灣，三十年沒有穿過的皮大衣，神情更是非常愉快。到旅館安頓後，便立即跟與會的學者們一起遊覽被譽為世界最美麗的城市之一的古堡。集會期間，原來安排老師發表過主題演講後便可先行休息；但他却堅持要聽別人的演說與參加討論。除了午睡時間以外，幾乎每場必到，並以親身參與的經驗，解釋各項疑難，使與會者都覺得所獲匪淺。最後在結論時，還幽默地引用了戴季陶先生的一首詩：「夢見大佛，離雲遊七層上天，醒來却仍跪在大佛面前。」以喻吾人不管從那一個角度去分析國父的心理和行為，到最

後都不得不欽服國父人格的偉大與領導的成功。

國父的確是一位「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的革命聖人，自然受到臺灣海峽兩岸中國人民的永遠崇敬。如果我們以國父來比擬主耶穌的話，季公恩師便可比擬使徒保羅了。難怪臨經雅典之時，老師偕師母登阿克羅波列士山參觀神廟及古希臘民眾會場古蹟，至使徒保羅講道臺前時，豪興大發，謂保羅為傳播基督福音遠來希利尼，吾人則為宏揚三民主義而到歐羅巴，旅途雖然勞頓，意義却甚重大，但願此行種籽得能逐漸成長，開遍立心立命的鮮花，而結出萬世太平的果實！

香港是師母和老師舊遊之地，她又會講流利的廣東話，想看的很多地方很多，心情亦特別愉快；但老師却心裏負擔很重。在珠海大學文史研究所演講時指出：「香港為國父求學之處，也為其革命運動之根據地，深盼有志之士能對國父所發明的救國救民救世界的寶典加以深入研究。第一屆國際孫逸仙學術研討會蒙史達尼克基金會之支援，已在奧地利的薩爾茲堡舉行，但盼此項研討會接着能在中國大陸大門口的香港與星加坡等地舉行，俾使三民主義不僅宏揚於世界，而且先能照耀於大陸。此猶如一九〇五年春，國父已在北京、柏林及巴黎等地舉行會議，籌設歐洲同盟會，俾以會黨為基礎的興中會能與留歐的青年知識分子相結合，以奠定革命成功的基礎，但必待光緒卅一年七月廿日在東京成立同盟會後，才能一舉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是故國際孫逸仙學術研討會如能在香港舉行，必將對中國大陸發生重大的震撼與影響。」

「記得去年胡漢民先生百歲誕辰紀念會時，原

擬應邀報告『孫文學說之草擬經過』，惟因途中讀報知北京天安門上大字報，青年學生質問共黨：『為何大陸的經濟建設不如臺灣？』故我臨時決定，不再宣讀書面報告，而以口頭答覆此一問題。略謂：中華民國政府三十年來在臺灣努力實踐三民主義，乃有今日輝煌的建設成就；而大陸共黨未能信仰及實踐三民主義，則不僅三十年來的建設徒勞無功，而目前高唱的四個現代化運動也必定歸於失敗。因為這四個現代化之成功，乃以『政治現代化』及『教育現代化』為前提，而其基礎則在『思想現代化』。我們只有根據國父發明的三民主義思想，才能迎頭趕上歐美文化，而把中華民族從根救起！」從這一篇在大陸的大門口——香港所發表的演講，可以發現老師的確是一位具有戰略頭腦的政治家，雖然拙於行政管理，却往往具有克敵制先的政策先見。今天我們用以擊潰中共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運動，不能說沒有受到老師這一連串呼籲的影響。

充滿歡笑春天褪去

在珠海大學校長梁永樂兄的奔波下，七十年的夏天終於可以在香港召開「國際孫逸仙學術研討會」，並且老師也準備了主題演說的講稿，俾能再一次以思想衝擊大陸。但是由於師母病重，臨時無法啓程，我只能惶恐地陪同各位學界先進出席會議。老師又指定由我代他宣讀論文，心理壓力之大，實在難以言宣，一路上我只能自己勉勵，誓以終身鑽研國父思想，宣傳三民主義

來報答老師的託付。會後返臺不久，師母終於離開老師而先返天國，老師也從此失去了他充滿歡笑的春天。每次去看老師，他老人家依然談國父，談主義，談三民主義的教育和中國統一以後的希望，但是常常不再在掛滿了墨寶的客廳中，而移到他樓上的起居室了。乃與世兄曾對我說：「歡迎你常來，希望你常來看老師，因為只有看到你們學生，老師是最開心的了。」是的，天地君親師，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縱然不能晨昏定省，也應該按時拜望。然而，生活的重擔、工作的壓力，常常逼得我無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有一次好久沒去，他老人家竟然駕臨陋室來了。長者的厚愛，實在使我愧疚不已，唉！我實在是一個不識抬舉的不肖學生。

老師精神永遠活著

在接到奉派來歐工作的命令後，我又趕到老師家中去報告。他老人家先指示：「你還是留在國內工作較好！」並舉他自己當年離開教育部時拒絕出使歐洲的往事為例來說明。他看我默默無語，便改口說：「也好，乘着年輕，有機會替國家做事，就好好地去做吧！」

其實我當時內心充滿着交戰，痛苦與矛盾，根本不知道如何向他老人家去訴說！來到北歐後，面對險惡的環境，日夜苦鬥，勉圖突破，以求逐一完成中央所交付的任務，以致常常疏於函候。那知道，突然在中央日報航空版上讀到老師仙逝的消息，我實在無法相信這是一個事實。老師不死，老師永遠活著！

一閉上眼睛，就看到老師摩挲着滿腹經綸的大肚皮的笑容，一運用思想，就會想到老師宣揚三民主義的傳道熱誠。老師不死，老師永遠活著，我這不肖的學生還有那麼多的事要向你請益，還有那麼多的話沒來得及訴說。

老師不可能死，老師永遠活著，不僅活在我

們心中，而且：

為實踐三民主義所立的功，
為闡揚國父思想所立的言，
為「迎頭趕上新文化，從根救起舊道統」，
而為後世所樹立的典範，所立的德，將千秋萬世，永遠不朽！

編輯報告

編者

△黃天邁先生寫「馬歇爾的功過」，析述美國人的天真輕信，受共黨煽惑，決策偏差，馬歇爾奉命來華調處，偏袒中共，極力促使政府與中共妥協，有失調人立場，受中共利用擺佈而不自知，立論平實，是一篇極富史料價值的作品，敬請讀者特別注意。

△羅澤霖先生來函：「張治中曾總領師干，貽誤戎機，位膺封疆，舉措荒唐，附和奸人謬言，在本雜誌第三十八卷第六期，由張葛天先生以『骨軟、頭尖、臉厚之丑角』來描述形容他的作為，可謂淋漓盡致。惟文中之火燒長沙的對聯：『一把大火燒長沙，三顆人頭萬古冤』稱為『絕妙好對』，未敢同意。蓋此聯遣辭、音韻、對仗似不和諧，尚有商榷之處。就筆者記憶，應為：『治績云何，兩大政策一把火；中心胡忍，三個人頭萬古冤。』橫額：『張皇失措』。此係嵌字鶴頂格，較前者為妥當，恐日久以訛傳訛而失真，故贅陳如上。」

△許智偉先生懷著崇敬的心情，以流暢的文筆，寫下感人的篇章：「追懷黃季陸老師」，許先生對黃季陸性情率直、辦事執著、愛護青年的事蹟有生動翔實的敘述，值得細讀。

△前駐美大使沈劍虹先生是燕京大學的傑出校友，沈先生為本誌所寫的「憶燕大與司徒校務長」，情文並茂，所記種種，均係第一手史料，彌足珍貴。

△名作家莫珍莉為本誌所寫的「銀海豔星錄」，自本期開始連載，第一篇「影后胡蝶的故事」，幽默風趣，色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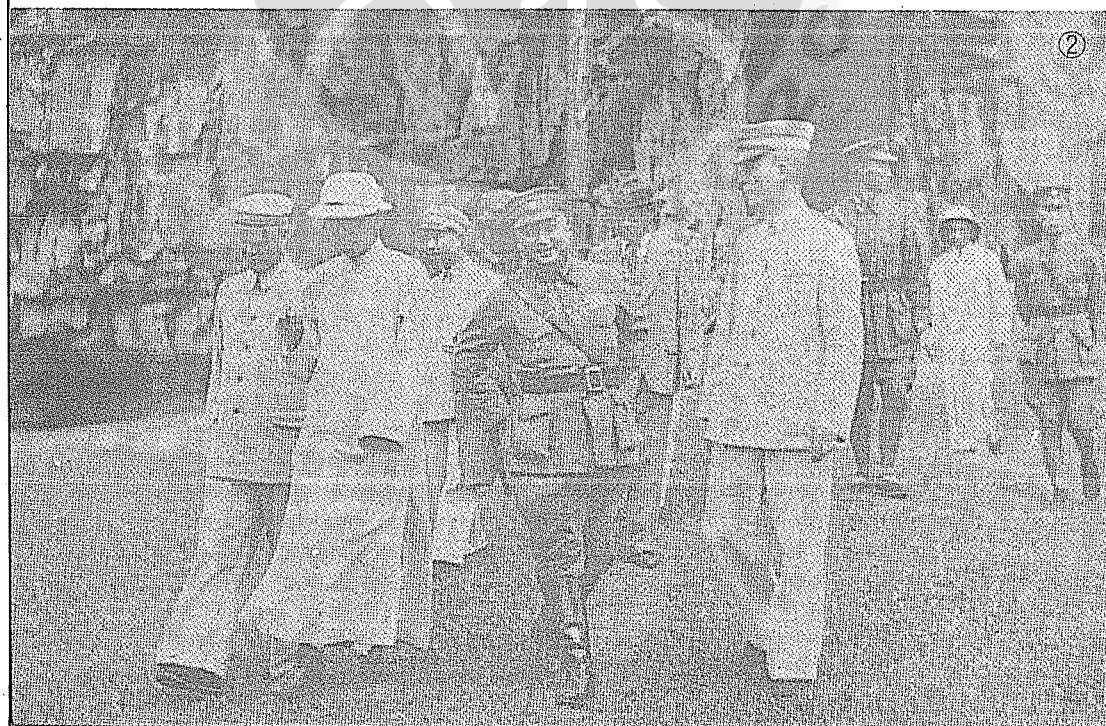
△本誌二七期第四頁②說明文字應為「前排左二起顧維鈞、邱吉爾、王世杰、胡霖。」特此訂正。

△本期稿擠，因排校不及，王主任教授、吳洽民先生、方根壽教授、王覺源教授等的大作，將延至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



①黃季陸民37年在南京任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主席時留影。

②黃季陸(右二)早年在廣西與羅文幹(左二)合影。(文見第14頁)





①黃季陸(前排中)與崔垂言(右二)等合影。

②王世杰偕夫人早年由馬紀壯(右)陪同在金門參觀。(文見22頁)

(2)

